

秦德純與七七抗日

● 王國璋

故前廿九軍首席副軍長兼北平市長（一九三五—三七）秦德純上將，曾是指揮喜峰口及蘆溝橋兩役的抗日名將，也是當時忍辱負重，處理華北對日交涉的儒將，表現非凡，名聞天下。筆者是他的小同鄉，也是世誼晚輩。童年時目睹日軍在故鄉山東的種種暴行，憶往懷舊，對他有份獨特的感念之情。光陰荏苒，已是七七抗日六十週年，緬懷一代名將，撫今追昔，不勝唏噓！

文韜武略儒將風範

秦德純（一八九三—一九六三）

，字紹文，山東沂水人，生於一八九三年，幼年聰敏過人。在吾邑高等小學肄業後，立志從軍報國，於一九〇八年考取濟南陸軍小學，以第一名畢業後，又於一九一一年赴北京考取設在河北清河鎮之陸軍第一中學。畢業後，又於一九一四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步兵科，一九一六年畢業後，由陸軍部派往山東陸軍第五師，在濟南任見習官及副官。一九一九年與孫挹清女士結婚，同年考取北洋陸大，一九二〇年春入陸大第六期，一九二二年畢業後，為吳佩孚（直系）屬下豫東鎮守使、廿四旅旅長王為

蔚延攬，委派為鎮守署參謀長，遂投入直系吳佩孚軍隊之始。一九二七年任王為蔚部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後又接任王之軍長。一九二七年夏，國民政府北伐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兼河南省主席，秦部編入馮軍第廿三軍，因非馮之嫡系，調任副總參謀長，佐馮練兵。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馮玉祥敗北，馮之西北軍剩餘部隊，在山西擁護其部將宋哲元領導，中央將宋部編為廿九軍，宋出任軍長延請秦德純出任參謀長，後又調任副軍長，成為宋的「軍師」。「九一八」事變後，一九三二年

，政府為應付日本侵略，由張學良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會長，宋哲元及秦德純皆為分會委員。張調廿九軍入察哈爾前線抗日，察省毗連熱河及內蒙，為日寇侵略滿蒙的目標，當時對日交涉頗為繁重，宋哲元命秦德純隨時和日方辦交涉。一九三五年，日軍強使華北特殊化，政府為應付日本，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派宋哲元為委員長兼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秦德純由察省主席調任北平市長，仍兼政委會常務委員，並負責對日交涉。同年七月，蔣介石委員長電召秦市長去廬山，面授機宜。秦在廬山住了十天，回北平後，將委員長的指示密告宋哲元。但秦的性格：「小心謹慎，足智多謀」，所以在回憶錄「海瀝談往」中，沒有寫出蔣委員長指示的內容。但他生前曾向筆者道及：「委員長因國防建設尚未完成，不能和日本全面作戰，亟需爭取時間，加緊準備。中央現決定由宋哲元完全負起北方的

文武責任。回去後告訴他，一定要忍辱負重，你們維持的時間越久，對國家的貢獻越大。唯一要注意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妥善應付，中央一定全力支持。『你是戰將，又是儒將，既有謀略，又能忍耐應付，到你體會到日本軍人的壓迫，實在無法忍受時，即下命令開戰，此即我全面抗日的開始，務必協調廿九軍內部，統一意志，達成任務。』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不可告訴別人。」

民國廿六（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蠻橫壓迫，秦市長依委員長指示（當時他代理宋哲元的軍長），認為忍到無法再忍下去了，遂下令吉星文團長，在蘆溝橋武力抵抗日軍。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日展開，廿九軍四

次長，軍令部次長。抗戰勝利後，調任國防部政務次長，並曾先後代理部務數次。一九四八年秋冬間，奉命兼領山東省主席及青島市市長。一九四九年底大陸淪陷，自成都隨政府撤退來台，一九五〇年內閣改組，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閒職，成為吾縣的專任國代。一九五三年六十歲時，以陸軍上將銜退役。退役後參加國大主席團，經常主持大會，成為山東同鄉及北方將領的領袖。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病逝台北，享年七十二歲。他生前告我：「我一生大半做二官，吃二席。」道出了他非嫡系出身，靠才幹任官任事的甘苦。

喜峰口一役成名將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偽「滿洲國」成立，日寇進攻熱河，省主席東北軍湯玉麟率部隊棄承德而逃，熱河全省陷敵，平津直接受到威脅。蔣委員長命廿九軍宋哲元部赴喜峰口及羅文峪二個長城隘口堵擊日軍。廿九軍派

卅七師及卅八師開往喜峰口，與日軍爭奪喜峰口，從三月九日至十一日浴血奮戰，戰況慘烈，激戰三晝夜。軍

長宋哲元命秦德純赴前線視察指揮。

秦至戰地後，即與兩師長馮治安及張自忠研商作戰方略，指示戰術，應「變被動為主動，反守為攻」，於是決定抽調兩個旅，分由喜峰口左右的董家口與潘家口，夜襲日軍側面，利用崎嶇山地，穿越秦莽荊棘，克服劣勢裝備，用平日勤練的「大刀片」，正面衝鋒，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出敵不意，大有斬獲，殲滅日軍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破壞其野砲十八門。使日軍攻勢頓挫，平、津賴以暫安。事後日軍在承德召開陣亡將士追悼會，自認自「九一八」侵華以來，為前所未有之失敗與奇恥大辱。此役國內及國際媒體競相報導，指稱國軍以中世紀的武力，大敗現代化之日軍，可謂奇跡中之奇跡。戰後，政府晉升秦德純為陸軍中將，授青天白日勳章，

使他頓時成為名震遐邇的抗日英雄。

出任北平市長肆應日寇

七七事變前三年，華北抗日前線的冀察兩省軍政，中央均委任宋哲元負責。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發表廿九軍軍長宋哲元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及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副軍長秦德純為冀察政委會常務委員兼北平市長，負責對日交涉，圓滿達成中央交付的「忍辱負重」的使命。

秦麾下師長張自忠兼天津市長，馮治安兼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察哈爾省主席。秦德純生前曾告我：「當時廿九軍高級將領開會時，他曾多次勸告身兼行政首長的諸位師長，千萬不要忘了練兵，要準備隨時對日開戰，這樣他才有與日本交涉的本錢。」先祖父王晉蕃生前把秦德純比作宋哲元的諸葛亮，故能在其輔佐之下，完成忍辱負重，抗日救國的使命。一九三七年初，宋哲元對日寇提

出的種種要求，感覺十分痛苦，欲請假暫時離開北平，回山東原籍樂陵丁憂，要秦德純替他負全責和日方周旋。

到了二月廿日以後，日寇的壓迫日重，宋哲元終於請假離平，重責全落在秦德純的身上。秦在其回憶錄中寫道：「自二月下旬起，日人幾乎每天都來看我，平均每天至少一、二次。日人中有軍事人員、外交官、貴族院議員、新聞記者、退役大將等。當時我覺得不勝其擾，而且處境十分艱難。如果說錯一句話，就會被認作外交口實。連我和部屬或朋友間的私人談話，也要特別慎重。因為當時日本人收買漢奸，常將有關外交問題的談話情資，交給日本人。所以我在這一段時期，一切小心翼翼，謹慎從事，僅半年時間，我的額髮已經半白，脫落了很多。」秦生前告我：「民國廿四年發生張北事件，日本駐北平的華北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與我談話時無理壓迫，並稱：『秦將軍，你知

道外交的後盾是什麼？」我一聽，十分生氣，就說：「那你就派軍隊進佔我們的察哈爾好了！廿九軍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拚到底。」我一時動了肝火，發了脾氣，捲起袖子來想揍他，但想到揍了以後難以善後，只有痛忍。不禁心中一熱，當場吐起血來，倒在沙發上，醒來時已躺在醫院了。人們說我圓滑，我是外圓內方，背後也有咱山東人的血性呢！」

北平是我國古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侵華日寇壓迫冀察當局自治，宋哲元基於中央指示不便斷然拒絕，忍辱負重。結果引起了北平各大學愛國青年的遊行示威，要求政府速起抗日。宋原想武力鎮壓，但秦德純苦勸，宋接受其和平處置之建議，迨學生遊行後，招待他們吃饅頭、喝水後，請他們在景山集合坐下，由秦市長對他們講話後，在學生呼號「擁護廿九軍及秦市長抗戰」聲中和平落幕。

先師李其泰博士，當時是北大學生，曾參加「一二九」大遊行，非常佩服秦德純的儒將風範。他處理此一愛國遊行，展現了圓融的秉性及愛護青年的情操。再如處理一九三六年「獨立評論」停刊風波，宋原主張：「叫獨立評論停刊，把發行人——胡適押起來，交北平市政府辦理！」秦德純稱：「獨立評論上的這篇文章『冀察不可特殊自居』，我早已看過，他們從側面批評我們，也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並沒有謾罵、污蔑的文字。：我覺得叫他們停刊，又扣押發行人，這種處置實在重了一點，請再加考慮。」宋不耐煩地說：「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秦德純只好親赴獨立評論社，請該社先自動停刊，以便轉圜。回來向宋報告後，宋仍要扣押發行人胡適。經秦私下把利害得失詳加分析後，宋終於欣然接受，並說：「事情完全交給你辦好了。」結果「獨立評論」停刊兩週，一場風波，

到此化解了。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被扣，宋哲元也是在秦德純的建議下，認為蔣委員長領導全國統一，如由張學良來領導必四分五裂；如今委員長失去自由，我們若贊成張的主張，那是落井下石。因此宋命秦覆電張學良：「文電敬悉，哲元對時局主張，有先決條件兩項：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請公與共產黨絕緣。二、蔣委員長之安全，關係民族存亡，請公負責維護。」宋在上述覆張的電文中，表明堅決反共態度，不僅不「助紂為虐」，還要張學良保護領袖安全，也堵塞了日本軍閥藉反共作侵略華北的藉口。上述三件發生在七七事變前的政治事件，都由秦德純輔佐宋哲元處理的恰到好處，不愧當時「諸葛亮」的美譽。

蘆溝橋之役下令開戰

侵華日寇不知宋、秦雖非中央嫡系，但他們愛國禦侮的決心，堅定不

移。其間曾千方百計、威脅利誘，極盡挑撥他們與中央的關係，企圖分化我抗日力量之狡計均未得逞。至此，日方已深知不訴諸武力，難以侵佔平津及華北，乃隨地尋求開戰之藉口。先師王志信教授曾於一九三六、三七年間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親見日本浪人及特務在天津市政府前大小便，以刺激我地方首長及駐軍。

當時的廿九軍以四個師兵力，分佈於二省二市，又處於國防最前線，兵力單薄，所幸編制足額，甚或超額，絕無吃空缺的不良作風，加之操練勤奮，故戰力十分堅強。其兵力部署，馮治安的第卅七師，駐守北平南苑、西苑、豐台、保定一帶，蘆溝橋就在宛平縣城附近，屬其防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大約十一時四十分左右，秦德純接到冀察政委會對日外交專員林耕宇電話稱：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告訴他：「日軍有一中隊在蘆溝橋附近演習，在整隊時，駐在該橋

的廿九軍部隊忽然向他們射擊，並搶走了一個日兵進入宛平縣城。現在日本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檢查。」秦市長考慮了幾分鐘，認為已到蔣委員長忍無可忍的地步，隨即命令開戰。秦德純回答林：「蘆溝橋是中國的領土，日軍事先未得我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反了國際公法，妨害了我國的主權。他們走失士兵，我們不能負責。他們要進城檢查，當然不成。……可等到天亮以後，令駐地軍警，代為尋找。如果查到時，把他送回去。」到了夜晚二點鐘，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稱：「日方對我方答覆不滿，要派軍隊進城檢查，否則就要圍城。」秦德純感到事態嚴重，便電話馮治安師長和駐蘆溝橋的吉星文團長，嚴密戒備，並命令吉團長派員向豐台方面偵察。到凌晨三時半，吉團長電話報告，日軍正由豐台向蘆溝橋前進，並稱我們的防務已經佈置妥當。秦知戰爭已不可避免，便命吉團長死守宛平縣城，

又立即命令馮治安師長起而抵抗。七月八日拂曉五時，日軍包圍宛平城，先要求其外交人員進城，又要求武官進城，均經駐地吉團長及行政督察專員王冷齋拒絕。日軍遂開始砲擊我軍，我軍還擊，於是抗日全面戰爭爆發。自七月七日至七月十六日十天之間，平津地區戰事，完全由秦德純坐鎮指揮。宋哲元軍長至七月十六日，始由山東至北平，主持大計。

蔣公致秦的手稿電令

近閱國民黨黨史會編印之蔣委員長中正，抗日方策手稿彙輯(-)，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致廿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的電話及電報手稿，如下：

蔣委員長致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望勿中日軍緩兵之計電示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電話。秦市長①：

倭寇內定十五日起總攻擊，此報

極確，望勿再為其緩兵之計所欺。北平城門即使徒手倭兵，亦不許其入城；否則彼入城一人，即多增一兵之力，我軍在城內對倭寇兵營，無論防攻，皆增障礙，我軍解決倭兵營，應從速預定計畫，以便臨時實施，以彼寇此時在其兵營者，人數不多，當易為力也。何如？中正手啓。

註釋

①秦市長，係指秦德純，時任北平市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蔣委員長致秦德純市長勿中日軍緩兵電話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電
秦市長。倭寇
內言十日起後
此舉極確當
分不為緩兵之計
此舉極確當
時在城內不
許其入城
何如？中正手啓

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即多增一兵之力
我軍在城內對
倭寇兵營重防
攻者增障礙
我軍解決倭兵營
應從速預定計畫
以便臨時實施

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

時倭兵以總寇
不為緩兵之計
此舉極確當
何如？中正手啓

蔣委員長致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北平市長秦德純囑勿受日欺騙電示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天津宋主任明軒兄、北平秦市長勳鑒

昨電諒達。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之戰，本於開戰以前，已簽訂和解除條

約，承認其四條件；及于簽字八時以後，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故特供參考，勿受其欺為要。中正。篠成。機牘。

戰友張自忠「英烈千秋」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八日天亮，日本集中陸空優勢兵力向南苑進攻，激戰至下午四時，廿九軍官兵傷亡慘重，佟麟閣副軍長及趙登禹師長均壯烈犧牲。日軍圍攻北平。據宋哲元的秘書尹殿甲告我：當時廿九軍軍部設在北平中南海，日軍下最後通牒，若廿四小時內，不撤出北平，日本飛機即對北平轟炸，而我無空軍應戰，故廿九軍高級將領開會，為維護北平之文化古蹟，只好一面妥協，一面撤退。當時張自忠將軍主張繼續妥協，而秦德純主戰，因為已到忍辱極限。於是宋命張代理自己的職位，亦兼代北平市長，留在北平應付日本人，宋、秦及馮治安師移至永定河南岸佈防。此

時亦接到蔣委員長電令，命宋移駐保定，坐鎮指揮。七月廿八日晚九時，宋秦馮三將軍離平，轉赴保定。

張自忠留在北平敷衍日本人，但日寇深知張骨子裏是抗日分子，故而對張加壓，使其無法執行軍政職權，張乃潛逃南下濟南，此時國人皆罵「張自忠」漢奸。獨秦與張為患難莫逆之交，深知其本性，乃親赴濟南迎接，偕赴中央報告請罪，蔣委員長對其慰勉有加，並囑其休息後重新領軍殺敵。

當時廿九軍擴編為七十七軍及五十九軍兩軍，宋哲元升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五十九軍軍長一職，何應欽部長原要秦德純任軍長。秦力荐張自忠出任。張自忠接五十九軍軍長後率部參加台兒莊會戰，因功升任卅三集團軍總司令。一九四〇年夏，日本以重兵侵犯我湖北襄樊地區，張自忠以主力堅守襄河，並親率輕兵一部渡河截擊，予敵重創，激戰數日，殲敵盈

野，卒以敵援軍萬餘人突至，部眾死傷殆盡，在往復衝殺十餘次後，胸部遭敵機關槍擊中六處，壯烈殉職，成為「英烈千秋」的民族英雄。今日在中共統治下的北京市，仍有張自忠路，紀念此位民族抗日英雄，而且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條以人名命名的道路，足證中共也崇敬張自忠上將殺身成仁的英勇典範也。

結語

綜觀秦故上將德純紹文先生的一生，可謂文武雙全，功在國家。但他在西北軍及中央軍中均非嫡系出身，雖受的軍事教育非常完整，而又有才幹及修養；幸有宋哲元軍長之知遇，又有蔣委員長介石之肯用其才，所以抗戰初期，七七事變前後，其志業轟轟烈烈，對國族之抗敵禦侮的貢獻，頗似鄉賢——「諸葛亮」在三國時代輔佐劉備之成就。但抗日後期，及抗日勝利後，他在中央因非嫡系，故只

能任協調性之高級「參謀」次長職務，退居軍政舞台的第二線，「做二官吃二席」。

至於其在七七抗日前後之才幹與貢獻，茲引證前三民主義力行社領袖，奉蔣委員長之命，赴北平至廿九軍建立政工監軍的已故前立法院院長——劉健群先生，在其「甲秦紹文兄」一文之一段，作為本文對秦故上將在抗日戰爭史中之才幹與貢獻的肯定與表揚如下：

當年廿九軍是北方抗敵禦侮的重心，你應該說是廿九軍的靈魂。你處境之艱，應付之苦，成就之大，我可以想像得到的：

(一)廿九軍是西北軍的嫡系，將領多係行武出身。但你以軍官學校學生加入其中，和他們處得如同兄弟一樣。這不單是才具過人，而是人格和修養的偉大成就。

(二)說老實話，當年廿九軍的主要人物，對中央多少是存有疑懼心情的

，當然一切要以廿九軍之利益為利益，但你的內心，卻根本是「國家第一」。廿九軍必須服從中央，與中央打成一片，可是你絲毫不能表露，不能

魯莽，不能有一點過火，一點失態。假如說我是你，我絕對辦不到你做得

你真是愛護了朋友，同時更愛護了國家。這其間的艱難辛苦，辛酸苦辣，免的是死，一切人最平等的也是死。但是你可說是死而無憾！



- ① 秦德純將軍七十歲壽辰時，攝于台北。
- ② 任北平市長時的秦德純將軍。
- ③ 秦德純將軍七十歲壽辰時與夫人合影於台北。

來油印的歌紙，上面寫著《聯合國國歌》，（蘇聯）蕭斯塔科維奇作曲。

那時我們年紀還小，沒有理解《聯合國》是怎麼回事，《聯合國國歌》又是怎麼回事，開始都把它看成一般的歌。但老師卻同我們打了一個招呼：「如果有陌生人向我們教室走來，你們馬上把這張歌紙放進抽屜，同時把上次教的新疆民歌『達板城的姑娘辮子長呀，兩隻眼睛真漂亮』那張歌紙拿出來，高聲齊唱。」這讓我們感到這首歌的來歷非同一般。接下來大家便在神秘的氣氛中學唱《聯合國國歌》，歌詞共三段：

（第一段）

太陽在天空現出笑容，大地發出雄壯歌聲。
全世界的人們都高唱，慶祝新世界的誕生。

（第二段）

奮起呀全世界勞苦大眾，團結起來向前進，

要消滅萬惡的侵略者，創造世界持久和平。

（第三段）

光陰如流水不停向前，江河奔騰匯入海洋，
人類新世紀已經來臨，子孫後輩自由光榮。

（副歌）

聯盟國萬眾一心，打倒敵人。
為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奮勇前進！

音樂老師向我們講解歌的來歷時說：「上個月（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有五十個聯盟國國家參加的代表大會，決定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後建立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憲章》，並決定讓當時在歐洲盟軍中流行的《聯盟國之歌》為《聯合國國歌》。」還自豪地告訴我們說：「我們中華民國也有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並把《聯合國國歌》帶回到重慶，第三戰區從重慶最高當局獲得這《聯合國國歌》後，馬上向所有游擊

區散發，我比較較其它學校較早的拿到這首歌，有點特殊光榮，大家要好的學」等等。這堂課就讓我們畢業班學生十分榮幸的學會了剛誕生不久的還沒有上任的《聯合國國歌》，而此時離開聯合國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尚有整整四個月呢。

俄音樂家作曲美詩人寫詞

到了那一年的八月，日寇就向中國軍隊投降了，隨後國軍就開進了我們寧波。但勝利來得太快了，為慶祝抗日勝利的創作的歌曲幾乎沒有，記憶中只有一首叫做《迎戰士》（為著名電影歌曲作曲家陳歌辛所作）歌是新創作歡唱抗戰勝利，因之這首《聯合國國歌》也被請來和《迎戰士》一起成了各種慶祝活動必唱歌曲。寧波市勝利後舉行的第一次的國慶雙十節晚會上就隆重的合唱了《聯合國國歌》，由此也可見我們寧波沿海一帶其它地方早已普遍教唱了《聯合國國

歌》。

《聯合國國歌》還成了我們寧波市各級政府機關歡迎重要客人的迎賓曲。那時常有美國艦隊訪問寧波港，寧波各界歡迎隊伍每次都在碼頭上奏響《聯合國國歌》。從報紙上也可看到在中央國民政府一級的重要活動也演奏《聯合國國歌》，例如歡迎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停國、共紛爭的歡迎晚會上，以及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在重慶北碚機場迎、送毛澤東時，國府軍樂隊也奏《聯合國國歌》（這些鏡頭在大陸公開放映的文獻記錄片如《重慶談判》和《鐘山風雨》中可見到）。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易幟後，不久中共發動所謂「抗美援朝」，出兵保衛北朝鮮政權。由於美國是執行聯合國決議的，因此所謂「抗美援朝」從邏輯上說也就是在同聯合國對著幹，那首《聯合國國歌》理所當然地在大陸被消聲了。如此直到三十年後改革

開放才有所鬆動，偶然可以在一些出版物中讀到聯合國居然也有國歌的訊息，例如著名的歌曲翻譯家薛範編著的《蘇聯優秀歌曲選》（一九八七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在介紹蘇聯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時，就寫上蕭氏為《聯合國國歌》的作曲者的史實，但沒有公佈本來也應讓蘇聯音樂家分享榮譽的《聯合國國歌》的全文，至於在社會上大庭廣眾面前，則更無人公開演唱。直到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為紀念聯合國成立六十週年，上海採取了一個折衷措施，開了一次「藤蘿上的金鈴——《好小囚》合唱音樂會」，演唱了《聯合國國歌》，這是筆者幾十年來所見在大陸演唱《聯合國國歌》第一次正式記錄。一首全世界最高級別的歌曲被凍結五十年，最後居然請一群尚未涉足政治的《好小囚》來幫忙解凍，這政治遊戲實在有趣，但無論如何，《聯合國國歌》在大陸復甦不失為一件大好消息。

《聯合國國歌》原來的名稱為《聯盟國（之）歌》，由蘇聯音樂家德米特里·蕭斯塔科維奇（一九〇六—一九七五）作曲，美國青年詩人哈羅爾德·J·羅姆（Harold Joseph Rome）填詞。但人們會問，一個在戰火紛飛的蘇聯，一個在反法西斯大本營的美國，兩人遠隔萬里重洋，交通十分困難，怎麼走到一起寫歌了？其實《聯合國國歌》曲調的確是蕭斯塔科維奇譜寫的，但他根本不認識美國青年詩人哈羅爾德·J·羅姆，更談不上一起創作《聯合國國歌》。可是兩人又是千真萬確的分別為《聯合國國歌》寫了曲譜和歌詞，這是怎麼回事呢？其實蕭氏並沒有想到過要為後來的《聯合國國歌》譜寫國歌，他譜的是同《聯合國國歌》毫無關係的一首歌。

聯合國國歌的由來

德米特里·蕭斯塔科維奇（